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四十三回 情脈脈鶼鶼同心 恨綿綿鴛鴦共命

隔了一天，咸時親到運回家去，托他轉謝汪會長先生的厚禮。其實他也不是專誠為著道謝，不過借此為名，好做一個進門題目，免被他親家誤認做借貸而來。又想乘間向運同提起兒子鈴蓀和他女兒翠姐的婚事，運同若肯通融辦理，免卻茶禮，彼此也可早了一重心願。咸時由米店中公舉出來，已有五六點鐘光景，運同還未晚膳，卻把那隻板鴨煮熟，切了一大盆，買六十文燒酒，高蹺著腿，獨坐在客堂中咬一口鴨，呷一口酒，其樂無比。見咸時來了，倒也十分歡迎，慌忙拖一條凳子，請他坐下，一面高叫翠兒快拿一副杯筷來，這翠兒便是他女兒翠姐，翠姐知道咸時是他未來的阿翁，怎肯拋頭露面，送杯筷出去，暗罵爹爹怎的這般糊塗，自己索性躲到房內去了。運同連叫兩聲，沒聽得答應，心中已明白女兒的用意，笑說：「怪丫頭，還要裝什麼酸款。」即忙親到廚房中，見一隻酒杯，一雙竹筷，早已現現成成，放在桌上。運同拿到外面，將瓶中的酒滿滿替咸時斟上一杯，說聲：「親翁請用酒。」咸時見運同忽然待他如此親熱，心中以為一定是因他替蓀子辦事得力，所以另眼相待，心中十分得意。豈知運同本來酒量很窄，今兒雖吃得淺淺半杯酒，已有七八分醉意。大凡酒醉的人，極喜歡和人家親熱。咸時也不是久慣吃酒的人，那知就裡，一時驚喜非常，和運同對酌了一會。運同見桌上一盆鴨，將次吃完，暗說不好，若再這樣的悶酒喝將下去，不免還要添菜，這只板鴨，照我預算表上可吃六天，若被他大嚼一頓，豈不要減去我三天糧草，還當了得。於是心生一計，不如同他講話，料他一張嘴不能作兩處用，說了話便不能喝酒吃菜了。忙道：「親翁近來貴店生意，大約忙得很，到年底分紅，一定很得意的。」

咸時搖頭道：「事體雖忙，不過生意上並沒什麼餘利。因我們糧食生意，不比別種交易，須跟天時轉移。今年內地兩水不足，收成未見暢旺，因此來源稀少，成本亦貴，有一班做米生意的，都喜歡囤積居奇，我們敝東，因糧食關係民命，不忍因一身肥飽，受千萬人唾罵，所以隨到隨出，除例用而外，並未剋扣斤兩，抬高價目，所以利息很薄，不比一班囤積居奇的，倒反有大利可圖呢。」運同道：「這原是極好的好事。那班囤積居奇的，雖然可以賺錢發財，然而老天未必沒有眼珠，只消給他們生下一個敗家的孽子來，就夠他們受用了。」說罷又道：「近來不知鈴官學排字可曾賺薪金？待他賺了錢，你也可以享福了。」

咸時歎息道：「說什麼薪金，他還不曾滿師，每月拿幾塊錢鞋襪費，還不夠往來車錢。幸他自知艱難，來去都拚著兩條腿走走，不坐車，省下幾文錢來。我們做爹媽的，也不去要他，由他自己用罷了。所以人家生男育女，在旁人說來，都說什麼福氣啊，老來有靠啊，豈知一個孩子，自小帶到他成人，不知要費多少心思，多少力量，用錢還在其次，長大起來還要他讀書上進。老實說，十個孩子中，能好的難得一兩個。生子一不學好，非但前半世心血化為流水，而且後半世還要受累無窮。即使真正好，肯賺錢奉養父母，到那時父母年紀都老了，享福能有幾時，萬不及用心日思日子之多。古人說替兒孫作馬牛，這句話可謂一些不錯。享福二字，不過無可自慰，聊以解嘲而已。」

運同默然。咸時又道：「講到我家鈴兒，我在他身上，還有一件重大心事未了，便是我雖然替他作主，聘定了你家令媛，現在他兩小口兒的年紀，一年大似一年了，常言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這一重公案，不能不為他們早些了卻。不過娶親也不是空口一句話，免不得有許多使費。鈴兒尚未賺錢，要他自己拿錢出來討親，還不知要隔多少年代。我呢，說也慚愧，沒一天不存著這條心，想積幾個錢，為小的娶親之費。無如造化偏偏弄人，越存心積錢，越積不起來，真的教人急殺也是沒用。好在目今新法，有一種文明結婚的規矩，不但一切虛浮開銷，可以免掉，而且親戚朋友送了禮，也可不必請他們吃酒，只消發幾張參觀券，借一處地方結親，請來賓用茶點，就此搖鈴散會。這般辦法，最為便宜，不知親翁贊成不贊成？我那邊省去一切開支，你這裡也不須費甚妝奩。到那時我叫幾部馬車，僱一班軍樂，前來接新娘文明結婚，說出去也很冠冕，而且又可省下不少閒費，豈不甚好。只消親翁一答應，我們就可馬上擇日，成其美事了。」

運同聽說，暗道：呵呵，你原來還想討我這個便宜，我可不能答應。你若因討不起媳婦，和我商量退去婚約，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事，我只須另招一個有錢的女婿，住在家內，給他些冷的熱的，生的熟的，吃壞了一命嗚呼，教女兒仿照汪會長女兒的故事，守節終身，我便可享受亡婿的遺產，也好買地皮建造高廳大屋了。心中想著，面上一陣冷笑道：「親翁的高見，果然很是，不過小弟卻不能贊成，也有一層緣故。因文明結婚，乃是維新派中規矩。小弟雖非守舊黨，然而素不喜歡這維新一派。便是適才親翁說的文明結婚，可以將茶點供獻親戚朋友，不必另設酒食。在男家一方面，固然照此辦法。但在女家一方面，收了別家的人情，決不能也發一張參觀券，請他們略用茶點，搖鈴散會之理。在勢不能不設酒筵，倘若男女二家款待賓客不同，一般送了賀禮，吃不到喜酒的人，豈不要背後大罵。至於免去妝奩一事，更有許多難處。第一小姐心中不願意。第二親戚朋友面上不光輝。這是人生在世第一樁大事，不能不處處顧得周到。所以我還沒向你家開口，將來你們行大盤時，必須格外好看，六禮定要全金，代茶極少四百，還有門包上轎等費，也須二百。因我只這一個女兒，在祖宗面前，也要交代得過，焉能草率從事。親翁如因暫時無錢，不妨過幾年再說。橫豎小的年紀尚輕，不須急急。倘親翁嫌我這裡過於拘執，必欲文明行事，盡可另謀別法，小弟無不從命。」咸時被他一下大竹槓，打得昏天黑地，底下另謀辦法幾句話，都沒聽清，只答應了幾個是字，也不敢再多說話，深恐說下去討出更大的口氣，更不得了。又見他既不斟酒，也不添菜，自覺坐著乏味，只得起身告辭說：「親翁若遇汪先生，拜煩替我代謝他的厚禮。恕我有事，不能登門道謝了。」

運同點頭答應。咸時走後，運同喚他妻女出來燒飯。吃飯時，便將咸時來講，要想不費一錢討我家翠兒等情，對嚴氏說了。又道：「他還說得自在，教我也不必費甚妝奩，他自己意欲賴卻茶禮，所以我有心敲他一敲，要他全金六禮，四百塊錢代茶，二百塊門包，看他怎樣拿得出。」說罷大笑。嚴氏道：「那個你也未免說得太多。六禮只須三金三銀，也就夠了。四百塊代茶，卻少不得。因我們得了他這筆錢，也不是乾沒，仍舊要買了嫁妝陪過去的。門包可大可小，那裡有什麼一定，你怎的要他二百塊錢呢？」

運同笑道：「我不過嚇嚇他罷了。就是門包一文不要，就這三金三銀六禮，和四百塊錢的代茶，恐他這個窮鬼，今生今世，也罰咒拿不出呢。」

他夫妻二人講的話，句句都被他女兒翠姐聽在耳內。她素知未婚夫家景況艱難。久存憂慮，今聞父母之言，益信男家貧困，難以迎娶。口內不言，心中頗怪父母。既因相好，將自己許配秦家，現在秦家為著家貧，不能迎娶，父母誣騙姻戚，禮該竭力幫助。一切浮文使費，在能可省卻之處，自應力為節減，緣何像有深仇夙恨的一般，偏偏故意留難，大言恐嚇。就照母親說的三金三銀和四百塊茶禮而論，加上一應開銷，非七八百金不辦。阿翁依人作嫁，那裡來此巨款。未婚夫尚未賺錢，要他手中掙起這七八百金來，不知還要隔多少年代。雖然自己並非急於出閣，不過鈴蓀和她從小相愛，訂婚以來，更形親密。人非草木，誰能無情，自然盼望著早縮同心。今因財力不濟，好事中阻，洞房花燭，還遙遙無期。想到此地，不免中懷憂慮，愁上心頭。晚飯只吃得淺淺半碗，即已停筷不進。待她父母吃罷飯，幫著收拾碗筷，各色停當，回到房中，在燈下刺了一會繡，又覺這不可告人的隱衷，一一湧上心來。心內一雜他念，手中做的活計，也不期而然的針線錯亂，翠姐不敢再做，意欲早些安睡，以驅愁魔，無如愁魔一物，不枉顧則已，既來即安，永不肯捨他去。翠姐睡在床上，心中仍不能忘懷此事。她把兩眼闔得緊緊的，拚命想睡，怎奈越是要睡，越睡不著。只有那栗碌愁腸，在她腹中纏來繞去，彷彿和栗梳妝台上擺的那具自鳴鐘滴搭之聲比較速率一般。翻來覆去，直到後半夜三點多種，人也因倦極了，才漸漸睡去。次日一早便醒，披衣起來，覺得頭上有些昏沉沉，知道為著夜間失眠之故。但在父母面前，仍強作歡笑，不敢露出絲毫倦容，恐被他們見了盤問。午飯托故不吃。運同夫婦因他女兒時常多病，有時整天不進飯食，司空見慣，不以為意，也不疑及她有了心事。翠姐平日飯後，以刺繡為常課。這天她深恐一坐定又惹愁思，故欲做做粗活，排遣憂悶。便把自己和父母換下的襯衫褲還未僱人洗滌的，尋出幾件來親自洗滌。嚴氏見了說：「你放著罷，何必自己動手呢。」

翠姐答道：「我因換的衣裳不夠了，趁空兒自己洗洗，省得僱別人洗，不但花了錢，還不稱意呢。」嚴氏無言。翠姐天性好潔，洗衣格外仔細，一盆衣服，洗到近黑，還沒洗完。嚴氏恐她太辛苦了，忙將她止住，翠姐揩乾雙手，頓覺渾身骨節，都酸疼起來。嚴氏道：「如何？我教你不可太勞苦，偏不肯聽，現在該知道老人的話不錯咧。快回到房裡去歇歇罷，少停做好夜飯，我喚你起來吃就是。」翠姐依言。她才走開，外間有個人推門進來。嚴氏定睛一看，見就是他未婚婿鈴蓀，手中還拿著一個小小紙包，便道：「鈴官，你書坊中公事完了？」苓蓀道：「正是。翠妹妹在那裡？」嚴氏道：「她因適才洗衣裳洗的乏了，才往房中休息，你自己進去看她便了。」鈴蓀本是走慣的，登登奔到翠姐房中，翠姐橫在床上，想起自己滿腹心事，竟沒個人可以告訴。一般鄰家姊妹，年紀和我相仿的，去年適了人。小的一個，聽說下月也要出閣。現在他父母幫著他置辦嫁衣，何等興高采烈。自己不知前生有何罪孽，被造物所忌，顛倒至此。一念及此，不禁淚淚滿面。忽然有個人直衝進房，倒把她嚇了一跳。仔細觀看，才知是她未婚夫鈴蓀。她和鈴蓀素以兄妹稱呼，此時恐被他看出面上的淚痕，忙裝做倦眼惺忪模樣，兩手在眼角上一抹，趁勢拭去淚痕，一翻身坐起，強作笑容道：「鈴哥哥，你嗎！我險些兒被你嚇了一跳。」說時見鈴蓀手中拿著一個小小紙包，知道又是買來給她吃的酥糖。鈴蓀知道翠姐愛吃酥糖，每來必帶此物。翠姐見了，暗說：唉，你休這般高興了，誰還願意吃什麼酥糖，大約你還未知昨兒這件事，倘若知道了，不知要灰心到怎樣呢。想到這裡，心中一酸，覺得兩眼眶中的眼淚，就要流將出來。翠姐恐被鈴蓀看見，慌忙仰面含住眼淚，假意說：「阿喲，天色又黃昏了。」

翠姐雖然這般生心，豈知鈴蓀早已知覺，昨日咸時回家，本因鈴蓀在旁，不過將自己和連同所講的話，告訴嚴氏。及至夜來睡到床上，始把日間連同要求各節，一一對他老婆說了。鈴蓀本與他們父母前後房住，床背對著床背，中間只得薄薄一層板壁。這夜恰值他未曾睡著，所以他二人的說話，都被他聽得明明白白。他自己也不免盤算了一夜，頗以為父親這件事，幹得忒煞魯莽，不該和丈人親口談判，理應教母親向丈母商量，再向丈母對丈人斟酌，那才容易鬥筍。如今事已決裂，別無他法，除非叫翠姐自己向他父母情懇。不過翠姐能否願意，還未可知。好在自己與她素不迴避，不如明兒先去試試探她的口氣，再作道理，故他今兒買了二百文豆酥糖前來，本打算一見面就和她開講此事，豈知見了翠姐，又覺這件事羞答答的很難啟齒，只得換一句話頭道：「翠妹妹，適才娘說你洗衣裳辛苦了，當真嗎？」

翠姐道：「果然洗了一盆衣裳，有些骨節酸痛。」鈴蓀斂眉道：「我從沒見你洗過衣裳，你為何今兒愛做這個粗活，這個本不配你做的，下回別洗罷。」說著將紙包解開，折散一包酥糖說：「這酥糖是大馬路老大房買的，說有香蕉在內，滋味很好，妹妹你嚐嚐罷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先拿半塊自己吃了。翠姐心緒萬千，那裡還吃得下去，搖搖頭說：「你吃罷，我不吃這個。」鈴蓀驚道：「你為何不吃？莫非因我吃了，你生氣麼？讓我吐掉就是。這半塊你非吃了不行。」說著走到痰盂旁邊，吐了一陣。翠姐不敢拂鈴蓀之意，忙說：「我吃我吃了。」便在紙包內撮了少許糖，放在口內。又見鈴蓀嘔吐作態，不覺嫣然笑道：「你吐什麼？誰生氣來？你再吐可真教人生氣了。」

鈴蓀應聲不吐，一回頭見翠姐笑容未斂，面上兩個酒渦兒，深深印入雙鬢，瓠犀微露，星眼流波，比之畫中美人，猶多一重生氣。鈴蓀好不心醉，暗想我不知何日能得與她如願以償，料她此時還未知她父親的野心，倘若告訴了她，不知要怎樣的失意，我不可在她歡喜頭上，傷她之心，因而隱忍不言。翠姐見他含笑望著自己，心知他正在歡喜，也不敢將消息洩漏，令他失望。兩個人各存憐惜之心，牢守秘密，面上都堆著笑容，心中各具一種說不出的苦處，彼此默對多時，鈴蓀才告辭回去。一日夜盤算的話，始終悶在肚子裡，沒敢出口。鈴蓀走後，翠姐想起他待自己的好處，又流淚不已。嚴氏喚她吃晚飯，她推說豆酥糖吃飽了不吃，其實她只吃得一撮，嚴氏那裡知道。到第二天，翠姐忽然頭疼發熱，但她終不肯教他父母看出有病，仍強掙起來，幫她娘操作，又把剩下的半盆衣服都洗淨了。大凡有病的人，最宜靜養，再忌吹風，這是中國醫道上的舊話。換了外國醫生，可就大不相同。他們說身子不爽，乃因血脈停滯之故，須多作運動，更宜吸收新鮮空氣。然而中外體氣不同，中國人終以服從中國醫生的說話為宜。這天翠姐因操作過勞，洗衣時又在天井中受了風，到夜寒熱交作，呻吟不已。嚴氏恐她舊疾復發，問她可要請個醫生吃劑藥，翠姐回說無須。不意隔了一天，病勢更劇。

翠姐本欲瞞過父母，奈身子不由她做主，竟無力起床。睡了一天，連同夫婦頗為著慌，請醫生替她診脈。但醫生的能為，只能治身病，治不了心病，他診出翠姐感受風邪，用的自然是祛風去邪之藥。連服兩劑，非但毫無效驗，而且病勢更為沉重，每天只吃淺淺的一碗薄粥。翠姐自知病重，仍不肯告訴父母。有時問她，總回說比前天好些。不過她自己也未嘗不盼望病體早愈，因她還耽心鈴蓀若來探望，見她病了，不知要怎樣憂悶。幸得鈴蓀一連三天沒來，翠姐倒反以不見他為樂。因為見了他，又惹愁悶。但她雖然不見鈴蓀，然而胸中愁悶，實不曾有一時一刻放懷，所以病狀有增無減。初還發寒發熱，繼以咳嗽終宵。她身軀本來瘦似黃花，此時已比黃花更瘦了。講到鈴蓀不來望她，也大有苦衷。他自那天回家之後，頗懊悔自己不該不告訴翠姐，彼此也可商量一個融解之法。若讓二老相持不下，終非了局。第二天又一想，仍以不告翠姐為妙，因她素來多愁多病，如若知道此事，不免又要傷懷，故而連自己都不敢到衛家去見她，深恐自己粗心大意，偶不小心，露出了口氣。翠姐聰明人，不難揣摩出來，反害她無端耽憂，倒不如少與她見面的為妙。

隔了幾天，鈴蓀悶不可耐，覺得這件事，惟有告訴翠姐才好，因告訴了她，雖不免惹她一時愁悶，但愁悶不過一時，若將婚事早日解決，便可早日稱心如意。若我自己悶在肚內，一輩子無解決之望，這一腔愁悶，豈不要永掛心頭麼！故他這天公舉，又興匆匆向衛家而來。見了嚴氏，始知翠姐臥病在床，鈴蓀好不著慌，急急奔到翠姐房中，見她擁被側臥著，雙目緊閉，眼眶深陷，幾天沒見，面上瘦減許多。鈴蓀以為她睡著了，站在床前，不聲不響，不敢驚醒她。眼望著她面上，心中自忖，她這樣子，若到了我家，我便可早晚服侍她，也不致丟她一個人獨臥房中。偏偏她父親從中作梗，爭論聘禮，令我兩個本能相親相近的人，無端不能親近。就是我隔幾天來望她一次，也因從小習慣，似乎特別通融。倘若來得太勤，就不免被人笑話。但她病到如此模樣，教我一天不來望她，如何放心得下。想到這裡，鼻孔中一陣發酸，眼眶內不知不覺，流出兩行淚來。翠姐本未睡著，閉目聊以養神，聽床前唏噓作響，徐徐睜開眼來，鈴蓀急忙拭淚，已是不及。翠姐見鈴蓀流淚，知道為著自己有病，故而傷心，一時頗感鈴蓀用情之厚，不禁兩淚交流，鈴蓀肚子裡要說的話，見翠姐有病，再也不敢出口，用手帕拭乾了眼淚道：「翠妹妹，你幾時病的？我實因不曾知道，不然早早來望你了。」

翠姐也在被角上擦去淚痕道：「我沒什病，不過傷風咳嗽而已。」說到咳嗽，頓時咯咯嗆將起來，掙起身意欲吐痰，鈴蓀慌忙拿起痰盂，雙手捧著，讓翠姐吐了一口痰，重複放下。翠姐見鈴蓀用情周密，心中感激萬分，不禁又淚流滿面。鈴蓀此時，才見翠姐流淚，自己雖欲強歡勸慰，無奈歡喜都由心坎上發生，在傷心的時候，任你有千斤大力，也強硬不得。他此時面上雖裝作笑容，眼角內早有兩顆亮晶晶的水鑽，直滾出來，哽咽道：「妹妹，你傷心什麼？」翠姐此時本欲將一腔心事告訴他聽，令他不必要再將深情厚意，用在自己身上，也不必再來這裡。因自己雖然愛他，但父母拘執俗見，一時未必能夠酬他夙願，一往深情，等於虛擲，倒不如盡心商業，或能積起錢來，遂了父親的要求，就可早諧好事。又見鈴蓀也在傷心，暗想自己因此事憂鬱成病，他若得知此事，也竟鬱出病來，豈不是自己言語不謹之過。自己一身不打緊，他還有父母靠他吃飯，非同小可，思前顧後，仍然不敢開口，只哽咽著說：「我沒傷心，哥哥你倒傷心了。」

鈴蓀還要安慰她幾句說話，但不知該用那幾句話安慰她。兩個人淚眼相對，半晌無言。忽聞腳聲漸近，鈴蓀知是嚴氏來了，深恐自己流淚被她看見了嘲笑，隨各翠姐告辭道：「妹妹好生將養，我明兒再來看你。」翠姐點點頭。鈴蓀走到房外，果見嚴氏迎面而來，見了他道：「鈴官何不吃了晚飯再走？」鈴蓀道：「我從書坊中出來，還未回家，恐娘在家中盼望，故須早些回去。」嚴氏道：「你妹妹有病，明兒你得空再來望望她。」

鈴蓀答應著，走出大門，心中好不傷感，暗想翠姐這樣一個人，若生在富貴之家，不知要怎樣的綺羅供奉，有了病更不知要請

多少大夫診治，用多少女使相陪，可恨老天偏偏將她這絕世麗人，生長貧家，粗服素餐，已足磨壞她的嬌皮嫩骨，何況有病又不替她延醫服藥，丟她一個人冷清清的睡在房中，怎不教她生生苦殺。雖然她生在富家，就未必能和我這貧家子相配，但我寧可不匹配她這麗人，很不願意為著自己貪得一個麗人之故，累她委屈至此。心中想著，不覺已到家內。咸時夫婦見他面色灰敗，問他可有什麼不快？鈴蓀不答，呆呆的坐了一會，連夜飯也沒吃得下肚，先鑽入被窩中睡了。次日起來，覺得精神恍恍惚惚，糊糊塗塗的，挨到傍晚，又到衛家探望翠姐，見翠姐依然如此，兩人相見，仍沒有談及正事，彼此都陪了不少眼淚。自此之後，鈴蓀天天來望翠姐，差不多將及一月，翠姐的病勢並未減輕，鈴蓀反消瘦了許多。翠姐幾次三番，欲將心事告訴鈴蓀，因見鈴蓀為著自己患病，已傷心不堪，不忍令他更加一重傷心，說話剛到口頭，又嚥了下去。連同夫婦在先還替翠姐延醫診治，吃了幾劑藥，未見效驗。連同說：「小孩子的病，決無大礙，慢慢自會好的。」

於是索興連醫生都不請了，以致翠姐纏綿床褥，形消骨立，初還喝碗薄粥，繼而但飲粥湯，後來連茶水都不能吃了。她父母雖然著急，還不及鈴蓀急得利害。不過他心中雖焦急萬分，卻無人可以告訴。連自己父母面前，也沒提及翠姐有病，只背著人流淚而已。翠姐見他來時，每每面帶淚痕，心中更添愁悶，深恐鈴蓀急壞了身子，自己有四天沒進茶飯，料難久留人世，還不如勸他早些死了這條心，一心一意，努力前程，將來也可娶一個比我更好的嬌妻，共享家庭之樂，何苦心猿意馬，戀著我一個垂死之人，害得他滅絕天倫樂趣呢。這天鈴蓀來時，翠姐一見他，早已涔涔淚下。鈴蓀見她流淚，也不免泣下沾襟，問道：「妹妹，今天可曾吃些粥湯？」

翠姐搖搖頭，忽由被窩中伸出一隻瘦得只剩皮骨的手來，像要和鈴蓀執手。鈴蓀慌忙接住了她的手道：「妹妹要什麼？」翠姐不語，圓睜兩隻淚眼，望著鈴蓀，半晌始開口叫了一聲哥哥，接著又不做聲了。鈴蓀見光景不佳，心中突亂跳，問她道：「妹妹可有什麼話？」翠姐徐徐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哥哥，我和你從小相識，到現在不是十六年了嗎？」鈴蓀道：「是的。」翠姐道：「我爹娘將我許配與你，大約你曉得的，不知你心中可願意嗎？」鈴蓀道：「為甚不願意！我心中委實歡喜得了不得。」翠姐聽說，點了一點頭道：「唉，你歡喜嗎？後來又出了一件事，你可知道？」鈴蓀問是甚麼事？翠姐道：「兩月前你爹爹這裡來和我爹爹吃酒，你爹爹談起迎娶的事，我爹爹要他全金六禮。」鈴蓀聞言，暗吃一驚，不等她說完，便道：「這件事嗎，我早知道了，妹妹你難道也知道了嗎？」翠姐面上露出驚異之色道：「我為甚不知，哥哥你當真知道的嗎？」鈴蓀道：「當真知道，而且當夜就知道了。」翠姐聽說，又歎了一口氣，點點頭道：「你知道就好了。」說到這裡，頓了一頓，忽然問道：「你既已知道，還天天到這裡來則甚？」

鈴蓀被她問住了，半晌才答道：「我是來望妹妹的，妹妹你難道不願意我來麼？」說到這裡兩眶中的眼淚，不覺直淌出來。翠姐反瞠目若無睹，接著說：「你來也好，不過我現在快死了，你可知道？」鈴蓀驚道：「妹妹說那裡話，你這病，原無大礙，但能靜心調養，自然就會好的。」翠姐搖頭道：「我不相信，我曉得這是你安慰我的話。但我若真個死了，倒也未為不美。橫豎我爹爹不肯好好的把我嫁給你，我死了，也可讓你冷卻這條心，另外娶一個容容易易齊齊整整的小姐，你自己也可盡心努力，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出來，教那班平日瞧不起你的人，變過臉來恭維你，我就死在陰間也可瞑目了。還有一句話，你須切記，從前要什麼要什麼，都是我爹娘的意思，我並沒有半點貪心。我死之後，你若能忘了我這一個人的最好，若偶然想起我來，請你終須記得我從小到現在，待你始終一樣，從沒存過兩條心。你若能記得這一樁，我也可含笑九原了。」鈴蓀聽到這裡，好似萬箭穿心，眶中的眼淚，也和珍珠斷錢一般，一顆之後，又是一顆，滔滔直往下流。翠姐也因講話氣急，嬌喘不止。鈴蓀意欲取痰盂給她吐痰，又因一隻手執著翠姐的手，未忍拋開。不意翠姐咯出一口血來，向床外一吐，恰吐在鈴蓀衣襟上。翠姐失聲道：「阿啣！」

鈴蓀見了，連說不妨，即將手巾拭去，灰布夾袍上，已留下桃核大一塊鮮紅血跡，恰巧被嚴氏進來看見，說鈴官長衫上怎麼髒的，可是翠兒又吐血了？脫下來我替你刷一刷罷。鈴蓀道：「不打緊。我家現有退穢跡的藥水呢。」嚴氏又問翠姐吐了血，喉中可覺血腥？鈴蓀本欲再安慰翠姐幾句說話，因有嚴氏在旁，不便開口，只可告辭回家。父母見了他衣襟上的血跡，問他從何遭來？鈴蓀支吾以對。夜間睡在床上，想起翠姐的說話，心中淒苦非常，又流了一夜眼淚。第二天黎明，他正朦朧欲睡的當兒，忽聞有人叩門，他父親出去開門，隱約聽得兩個人講話聲音。他父親說了句：「阿啣！」又道：「昨夜十二點鐘，十二點鐘死的。」鈴蓀一聞此言，心中鬥的一驚，急忙披衣出來，迎面遇見咸時，鈴蓀問他適才誰家來人？咸時搖頭說：「沒有人，不關你事，你再去睡一會罷。」

鈴蓀聽他說話有異，也不答話，拔去門門，竟自走了出去。咸時叫不住他，只得跟著出來，隨在他後面跑。鈴蓀一氣奔到衛家門口，猛聽得一陣哭聲，嚇得他心膽俱裂，三腳兩步跑到翠姐房門首，遙見嚴氏正伏在床上哭泣，床面前還有一堆紙錢灰，餘火未熄。鈴蓀跑得太性急了，腳尖兒剛在門檻上一絆，身子向前栽倒，不知他因跌悶的呢，還因心痛致暈，倒地後頓時不醒人事，驚動裡外各人，還有他父親咸時亦已趕到，眾人七手八腳，將他扶起，沖開水，灌藥水，竭力施救，亂了一陣，鈴蓀漸漸醒轉。舉眼四下看了一看，依然閉目無言。咸時央一個人幫同扶他出來，僱一部黃包車坐了回來。嚴氏好生著急，夫妻兩個扶他進房坐下，竭力勸不必悲傷，自己身子為重。